

幽巷草藥香

潘鳴

在一家省公司任職時，租住成都牛王廟巷社區。那年溽暑時節，渾身突發奇癢，伸手抓撓卻摸不着一粒疹子，煩躁得通宵失眠。去醫院求診，服了好些日子西藥也不見效。突然想起社區樓下巷子拐西有家草藥舖，路過時迷戀那氤氳於幽巷的草本藥材獨特的芬芳，總要情不自禁深呼吸幾口。連日病恙糾纏不休，忽然就起了心思，要去試一試坊間古老的偏方。小時家住鄉村，有個頭痛腦熱的，母親一般不會帶我們去醫院打針吃藥，她挎一隻竹籃，到竹林盤和田埂上走一遭，採摘幾把竹葉芯、車前子、桑樹葉，熬水餵我們喝，很管用。

草藥舖十分簡陋。舖面是一間夾擠在高樓縫隙中的低矮玻璃瓦屋，牆壁上寫了兩個打了紅圈的「拆」字。屋內一桌兩凳都是舊物。藥材藤藤葉葉的，全是粗樸草本之屬，分門別類盛入貼了標籤的麻袋，鼓鼓囊囊塞在靠牆壁的一道木框架上。

藥師姜大姐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胖婦人。據說到她這一輩已是四代以此為業，營生卻從來不溫不火。牆上醒目處，張貼有醫衛管理機構頒發的經營許可證，還掛着患者贈送的幾面錦旗。我去時天庭正冷清，姜大姐面街靠坐竹圈椅瞑目養神。見有顧主上門，抬眼招呼一聲：「來啦？」便以手勢請到桌前，與她斜對而坐。她一邊把脈一邊聽我陳述症狀，細細觀察

我的氣色血象，又讓我張口亮出舌苔作了一番探看。隨後，十分篤定地告知：「你這是血熱，外感熱邪和飲食不當淤積以致氣血不和。不要緊的，服兩劑湯藥調理一下就好了。」姜大姐邊說邊起身給我配草藥。她也不開處方，眼睛往藥架上掃視一番，胸有成竹解開幾個口袋，伸手大把地抓出粗糲的草芥。也不約秤計量，分別塞進兩個特製的大紙包，封好遞給我，收費40元。她抓藥之際，我匆匆瞄過袋口上那些藥名標籤，有甘草、白茅根、蒲公英、金銀花、連翹、紫花地丁之類。臨走前，姜大姐又說：「有空過來幫你拔罐理療一下，效果更好些。」我這才注意到，靠屋子裏側一掛紗簾攔了一角，設有窄小診床和一些器具，是專門用作艾灸拔火罐的。

回租住屋用敞口鐵鍋熬了滿滿一鍋湯藥，遵醫囑每日牛飲三大碗，又忍饑忌食辛辣。兩副草藥入腹，一周之後，不適之狀果然漸漸消失。

感慨民間偏方草藥的神妙之時，忽然憶起曾經看過一部電影叫《刮痧》。說一位中國老人愛孫至極，萬里迢迢追隨移居美國的兒孫一家，每天悉心照料乖孫，怡享天倫。一日孫子暑熱不適，老人趕緊施以刮痧的民間土法。孫子不忍疼痛發出陣陣哭號，繼而症狀得以有效緩解。誰知一番動靜卻驚駭得鄰居報了警，老



●草本藥材獨特的芬芳氤氳於幽巷中。 AI繪圖

人因涉嫌虐待兒童被帶到法庭審訊。儘管老人和兒子費盡口舌解釋刮痧是中國獨特的民間醫術，但法庭上的老外們如聽天書，連連搖頭。他們指着小兒脖頸肘彎的紅痕，一口咬定老人「虐待」行為成立，最終判決剝奪了老人對孫子一個時段的監護權，老人有口難辯，氣得老淚縱橫……

中醫的神功，在華夏文明傳承中不過是一鱗半爪。遙想五千年的泱泱歷史長河裏，蘊含積澱着多少博大精深而又玄奧莫測的秘笈呢。很

多中國式的奇理、奇招、奇人、奇事，個個都深蘊着禪意哲理和自然天道。對那些沒有誕生過老子、孔子、莊子等聖賢的國度，一些事理怎麼去辯曲直、討公論？

過了些日子，工作稍有閒暇，決意再去草藥舖，讓姜大姐幫忙拔一回火罐。姜大姐會將那一角紗簾掀開，讓我伏臥小床。然後，她舞動短胖卻靈巧的手指，捉起一隻隻晶瑩剔透的球狀玻璃罐，將燃着藍色火苗的酒精棉團伸入罐內輕輕一拂，迅疾扣上我的後背。玻璃罐縱列排序，順着我的經脈遊走。真空負壓的力道在瓶中顯現神威，把我體內淤積的濕熱病毒連根往外拔扯。拔罐理療過後，我的後背會泛出密密麻麻的烏紅色癰痕，幾日不會消散。但是，熱毒因此被斬草除根，整個人會落得一身輕鬆，飄飄欲仙……我想入非非來到姜大姐的草藥舖前，心中卻陡然一涼。那一篷陋屋，連同屋後一座老居民院落已不復存在，眼前被夷為平地，散落着殘磚斷瓦。不久的將來，一幢現代樓宇將在這裏拔地而起。

姜大姐和她的草藥舖去了哪裏？祖傳四代的家業，必然自有韌性，相信姜大姐會在茫茫都市的另一隅，尋到她薪火傳承的立足之地。

●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、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需要一場風

郭靜

霧霾湮沒了整座林子，
湮沒了楊樹高大的樹冠
湮沒了樹叉上的鳥巢
湮沒了鳥巢裏的驚悚呢喃
需要一場風，吹散霧霾
交出鳥鳴和花香
交出一棵樹蒼老的年輪
還原林子的幽密
希望風慢些吹

無辜的大地上，我不願
看到那些被風折斷的樹枝
那隻散了架的鳥巢及
幾隻破碎的鳥蛋……
我的擔心是多餘的
正如慢慢吹着的風
剛剛吹散了霧霾
就將一片清輝，移出林子
舉向遼遠的天空

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）

時代詩行

文學花園

雁蕩絕壁上的採藥人

童恩兵

清晨，我踩着青石板路往靈岩寺進發時，晨霧正從大龍湫的方向漫過來，山林瞬間有了仙境的感覺。在這樣的晨霧中，踩着古老的石階漫步，那種說不出的愜意在心頭蕩漾。忽然瞥見路旁石縫裏斜逸出幾莖金黃色的石斛，像天空遺落的星子。

「後生留心腳下呀！」一聲洪亮的聲音從頭頂傳來。仰頭望去，古銀杏枝桠間垂下一截麻繩，繫着個竹筐在風中搖晃。話音剛落，一個矯健的身影已經從道旁的崖石頭上落在我跟前。

「陳老伯呀，您這麼早就採藥去了？」眼前這位不到一米七，有着雁蕩山採藥人特色的古銅色膚色的人正是陳老伯。認識他是源於鐵皮石斛。去年單位體檢的時候，醫生說我脾胃不好，讓我弄點石斛泡水喝。詢問當地朋友去哪裏買石斛，於是就認識了陳老伯。

陳老伯是地道的雁蕩山人，據他說上溯五代都是採藥人，用他的話說就是：雁蕩山上每塊石頭的喜好他都知道。每年四月份，雁蕩石斛的營養峰值達到最高點，因此這時陳老伯都會進山採石斛。在石斛已經規模化種植的今天，他採的石斛總是供不應求。我也是跑了三趟，才見到真正的雁蕩山岩壁上的石斛。

此刻陳老伯已經用藥簍小心地將石斛採摘。「現在這旁能見到石斛的幾率太小了，好多人不認識了，把它當成普通的植物了，可惜了這名貴的中藥材料。」話說間，他已經將藥材放進了藥簍。

「雁蕩山恐怕就剩下您這一位採藥人了吧，不用起得這麼早吧。再說岩石上的露水還沒有乾，也不太安全吧。」我的話引來陳老伯一陣爽朗的笑聲。

「潤着露水的藥材才是最好的呀。」他咧嘴一笑，缺了門牙的齒縫漏出風來：「我要去蓮花洞晾曬藥材，可不搭把手？」

這可是我樂意的，之前就有一次隨他上山收他晾曬的藥材，既賞了風景又長了見識，何樂而不為。

於是我們踩着五代時顧齊和尚留下的石窩向上攀援，岩壁上的藤蔓拂過臉頰的瞬間，草木的清香侵入心脾。陳老伯忽然停在一處凹痕前，用指尖撫過苔蘚下的刻痕說：「看，這就是以前採藥人留下的老繩結。」我湊近細看，岩壁縫隙裏果然嵌着幾段腐朽的麻繩，彷彿在訴說這雁蕩山採藥人的傳奇故事。

靈岩的最高處是蓮花洞，這裏是過去採藥人最佳的曬藥材場所。那時採藥人沿山腳一路攀登，到連蓮花洞時藥草採得也差不多了，就在這裏開始晾曬，同時正好在此休息。麥餅就着山泉水，看着風景，聽着鳥鳴，成為他們忙碌中的詩意享受。

陳老伯將藥簍裏的藥草散落在石桌上，均勻攤開。然後用竹刀剖開石斛莖，汁液在晨光裏濺出琥珀色的光斑。「沈括在《夢溪筆談》裏寫『穹崖巨谷』，其實就是我們採藥人的真實寫照。」老人家笑着說。

他的笑聲是爽朗的，但我卻聽出了一絲傷感。並不是每個採藥人都能在蓮花洞愜意賞風景的，更多的是採藥時的意外讓他們留下很多永遠的傷痕。

午後的靈岩飛渡表演開始前，陳老伯坐在觀景台邊抽旱煙。紅衣表演者在天柱峰間飛蕩，遊客們的驚嘆聲此起彼伏。「這繩索技法，」他用煙桿敲了敲腰間鐵鉤，「和我們採藥人攀崖用的是同宗。」我這才注意到，表演者腰間的鐵鉤與陳老伯的形制一模一樣，只是多了層紅漆。

暮色染透龍鼻洞時，陳老伯忽然停下腳步。岩壁上的摩崖石刻在陰影中若隱若現，是朱熹的「天開圖畫」。他伸手撫摸那些被風雨侵蝕的字跡，掌心的老繭擦過石面發出沙沙聲：「當年朱熹未見的山，我們可是摸了個遍呀。」他爽朗的笑聲，再次迴盪在雁蕩山的山林間。

回城時，陳老伯送我一株曬乾的金釵石斛。這石斛不僅有草藥的香味，還有歲月的歷久彌香。回頭再望，暮色正籠罩着靈岩景區，又有遊客在景區門口排起了長隊，因為靈岩的夜景又將開啟雁蕩山的另一種神奇。

●（作者為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）



●朱熹「天開圖畫」石刻。 作者供圖

灰羽重飛

董世華

斑鳩的灰羽，原是天地間最謙卑的顏色。

歸鄉祭祖，七爺爺將一隻誤陷桃林網罟的斑鳩，贈予了小孫子。帶回家後，牠被安置在車庫與院牆夾道間的籠中。誰知夜半黃鼯來襲，利齒如刀，生生撕去牠半截尾羽，連皮帶肉，鮮血淋漓，一側翅膀也遭撕裂，軟軟地耷拉着。我致電遠在日照的母親，她溫軟的聲音裏透着堅定：「帶來吧，我試試。」一隻被我料定再難生尾、恐成折翼的殘鳥，就這樣交到了母親手中。



●斑鳩的灰羽原是天地間最謙卑的顏色。 AI繪圖

日復一日，在她掌心精心的照料下，牠竟奇跡般地煥發了生機。我曾親目睹母親如何動作：她先用溫鹽水小心翼翼清洗那邪殄瘳的傷口，指尖微顫，生怕弄疼了牠；再用搗碎的蒲公英葉混合着一點熟蛋黃，細細敷在傷處，口中低語着「莫怕，莫怕」；每日晨昏，她用指尖捻起泡軟的小米，耐心地送到牠緊閉的喙邊，直到牠終於虛弱地張口接納。就在這無聲的敷藥、餵食、低語的循環往復中，傷口悄然癒合：觸目驚心的翅傷慢慢收口、結痂，最終只留下淺淡的痕跡；更令人驚嘆的是，光禿的尾根處，竟悄然萌出細小的羽管，繼而舒展出嶄新的翎羽，一根，兩根……最終，一簇鑲着潔白羽緣的扇形尾翼如時光悄然織補的錦，重新點綴了牠的身形。

去年中秋，父母遷回莒縣故土養老。看着簷下籠中那抹安靜的灰影已然痊癒，我勸母親：「放牠去吧。」母親卻輕嘆：「籠中拘束太久，驟然放飛，筋骨雖好，心志恐怯，難高飛遠遁，反易遭不測。」於是，那斑鳩便隨父母一同安頓於莒縣小院。牠成了母親晨起澆花時籠邊清脆的「咕咕」問候，成了午後暖陽下簷角打盹的溫存剪影。小院裏有棵老石榴樹，牠常在籠中歪着頭，看石榴從青澀到嫣紅，看秋葉飄零又覆上新雪。這一年光景，牠如同一團溫軟的絨絮，悄然填補了家人——尤其老母親——時光罅隙裏的寂寥。其自身亦養得精神抖擻，羽翼豐盈，頸間的珍珠灰愈發潤澤。

我們計劃重返蒙陰老家，母親望着籠中羽翼已豐、眼神清亮的斑鳩，沉默了許久。陽光透過籠隙，在牠光潔的羽毛上跳躍。終於，牠輕聲說：「從何處來，歸何處去吧。先在院中適應些時日，嗅嗅故土的風，聽聽舊林的聲，或許還能遇見同族。」她目光雖有不捨，卻異常澄澈，像被山泉洗過：「牠終究是天地間的自由生靈，筋骨硬朗了，心也該野了。該回到牠應屬的遼闊裏去。」於是，我們專程驅車幾十公里，將這隻曾在濱海之城療傷寄居一年的鳥兒，鄭重送回了牠沂蒙山的故園——我們最初相遇的那個院子。

籠門輕啟，我舉着手機屏息以待。牠卻不急，只歪着小腦袋看我，烏溜溜的眼珠映着天光，頸間那圈珍珠灰的翎羽在陽光下流轉着細膩的光澤，精緻如造物主未曾更改的恩賜。我悄然退開幾步，牠倏地振翅，如一道灰色的閃電，輕盈地沒入南牆根堆放的農具和柴草的陰影裏。整整兩日，杳無聲息。我每日數次輕喚、敲打米罐，甚至撒下新鮮的小米和水，回應我的

只有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和一片死寂。心沉沉下墜，憂思如藤蔓纏繞：若牠就此消失或遭遇不測，該如何向滿懷期待的母親交代？恰逢七爺爺拄着拐杖來訪，我道出斑鳩歸來即匿的憂慮。他布滿老繭的手搭在眉骨上，睜眼望向院角，豁然笑道：「喏，那不是好好的！縮在那捆荊條後面呢，小腦袋還一探一探的！」莫非真有靈犀，感知故人？我懇請七爺爺將牠帶回照料，他卻緩緩搖頭，目光掃過熟悉的院落：「既在你家院子安身，便是牠的緣法。這地界牠熟，有吃有喝，又沒野物驚擾。待牠翅膀硬朗，心氣足了，自會高飛。我那兒貓蹤狗跳，雞鴨成群，鬧騰得很，反而不妥。」只得作罷，暗自默禱：小生靈啊，明日我們便離去，此後山長水闊，願你自得福緣。

午後，陽光正好。牠竟踱步而出，在院中央的青石板上悠然漫步，姿態從容。時而發出「咕—咕—咕」兩短一長的清鳴，清脆悅耳；時而輕盈地展開那失而復得、鑲着潔白羽緣的扇形尾羽，低頭輕啄地上金黃的小米粒。兩日兩夜的墊伏、觀察與試探，牠終於確認了安全，卸下了最後的心防。暮色四合時，牠撲棱棱飛起，輕盈躍上院角那棵老櫻桃樹的枝杈，穩穩立住。近旁一架木香，花期雖近尾聲，猶存幾朵伶仃的小白花，幽香如縷——牠側着頭，打量着，儼然將此認作了新巢。最妙是院中葡萄藤架棚頂的邊緣，形成一個天然的簷角，恰恰為牠遮蔽風雨。是夜驟雨傾盆，雨點噼啪砸在棚頂。翌日清晨，雨霽天青，卻見這小生靈渾身乾爽，羽毛蓬鬆，安然蜷在濕漉漉的櫻桃樹枝頭打盹，彷彿那場風雨從未驚擾牠的清夢。見我走近，牠又側過那玲瓏的頭顱，眼神清亮澄澈，彷彿在無聲探詢：「今日可有餐飯？」

當牠最終抖擻精神，飛出這方曾予牠庇護與療癒的小院，去尋覓山野林間真正的同儕時，那曾經被撕裂又悄然重生的尾羽，在陽光下劃出的弧線，想必格外舒展而有力。生命至深的幸運，或許便是在飽嘗理解與慈悲的甘霖後，重獲那片無垠的蒼穹。牠回首凝望時那純澈的眼神，已無需更多言語的詮釋——放手，是愛的羽翼最終完成的姿態，托舉着生命，歸還給屬於牠的碧落長天。

●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